金石萃編

金石萃編卷八十七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四十七

石臺孝經

碑連額高一丈五尺五寸四面面廣五尺前三面十八行行五十五字末一面前七行與上同隸書後半分上下二截上截表文小字九行正書批答三行大字行書下截題名四列額題大唐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注孝經臺十六字篆書在西安府學

孝經序

御製序并注及書　皇太子臣亨奉　勅題額

朕聞上古其風朴略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

簡及乎仁義旣有親譽益著聖人知所以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章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常三復斯言景行先哲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形于四海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絶異端起而大義乖况泯絶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國風雅頌分為四詩去聖逾遠源流益別近觀孝經舊注踳駁尤甚至於跡相祖述殆且百家

業擅專門僅將十家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學遜爲者必騁殊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僞且傳以通經爲義義以必當爲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注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琰庶有補將來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闕今存于疏用廣發揮

經文不錄

臣齊古言臣聞孝經者天經地義之極至德要道之源在六籍之上爲百行之本自　文宣旣歿後賢所注雖事有發揮而理甚乖舛伏惟　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陛下敦穆孝理躬親筆削以無方之　聖討正舊經以不測之神攺作新注則然加日月之照邈矣合天地之德使家藏其本人習斯文普　天之下罔不欣戴仍以太學王化所先孝經聖理之本分命辟雍特建石臺義展　睿詞書邁　御翰以垂百代之則故得萬國之歡今刊勒

既終功積斯者　天文炳煥開七耀之光輝
聖札飛騰奪五雲之氣色煙花相照龍鳳沓起實可
配南山之壽增　北極之尊百寮是瞻四方取則豈
比周官之禮空懸象魏孔氏之書但藏屋壁臣之何
幸躬覩盛事遇　陛下與其五孝恭守國庠率
冑子歌其六德敢揚文教不勝抃躍之至謹打石臺
孝經本分爲上下兩卷謹於光順門奉獻兩本以聞
臣齊古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天寶四載九月一日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上柱
國臣李齊古上表

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故親自訓注垂範將來今
石臺畢功亦卿之善職覽所進本深嘉用心
特進行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集賢院學士
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
光祿大夫行左相兼兵部尚書宏文館學士上柱國
渭源縣開國公臣李適之
光祿大夫行門下侍郎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仍侍
講兼崇文館大學士上柱國臨潁縣開國侯臣陳希
烈
朝議大夫守中書舍人兼判刑部侍郎上柱國臣孫

述

正議大夫行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上柱國平樂郡開國公臣韋斌

朝散大夫守中書舍人兼知史官事臣李᠁成

太中大夫行給事中臣李巖

朝請大夫守給事中臣韋眞嗣

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上柱國臣李齊古

朝請大夫守國子司業臣韓㑺

朝議大夫檢校國子司業臣薛巘

正議大夫行國子司業員外置同正員臣張倜

通議大夫撿挍禮部尚書上柱國襄陽縣開國男賜
紫金魚袋臣席豫
正議大夫撿挍工部尚書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東京
留守臣陸景融
通議大夫守尚書左丞上柱國淸水縣開國男臣崔
翹
太中大夫守吏部侍郎上柱國趙郡開國公臣李彭
年
吏部侍郎上柱國彭城縣開國男臣韋陟
正議大夫行兵部侍郎賜紫金魚袋上柱國燕國公

臣張均

正議大夫行兵部侍郎借紫金魚袋上柱國臣宋鼎

中散大夫守戸部侍郎上輕車都尉臣郭虚己

中大夫行禮部侍郎上輕車都尉臣達奚珣

朝議郎行丞上柱國賜緋魚袋臣韋騰丁酉歲八月

廿六日紀

朝議郎行丞蔣漾

大學助教別　勑兼判丞臣李德賓

儒林郎守主簿崔少容

朝請大夫守國子博士上柱國臣閻元鼎

朝散郎守大學博士兼諸王侍讀臣蕭鄂客
朝散郎守四門博士兼諸王侍讀臣任彛
承奉郎守四門博士臣劉齊曾
朝議郎行四門助教臣梁德裕
承奉郎四門助教臣闞㝉直
承奉郎四門助教臣王思禮
承務郎守四門助教上柱國臣劉大均
登仕郎守四門助教臣秦𥿄從
儒林郎守四門助教臣胡鈞
樺眞生主四門教授臣王南金

文林郎守律學博士臣劉嘉祥
算學博士臣張元貞
文林郎行直講賜緋臣王乂
宣義郎行直講臣顔挺
文林郎行直講臣王瑋
高陵縣丞翰林院學士直國子監賜緋魚袋臣丁景
文林郎守義王府參軍兼國子監文史直知進士臣
司徒巨源
朝散郎行醫學博士兼直監解休一
文林郎行國子錄事王思恭

唐元宗書孝經後有太子亨右相林甫左相適之等題名韋鄉公陟稱彭城縣男蓋自吏部侍郎出爲河南採訪始襲公爵此本封耳韋斌封平樂郡公可補本傳之闕書法豐妍匀適與太山銘同行押亦雄俊可喜當其時爲林甫所蠱媚極矣猶知有是經耶三子同日就戮屬鏤南內凄凉廢食厭代唐家父子如此循覽遺跡爲之慨慨人稿州山

此碑四面以蟠螭爲首盤嵌精工故非後世所能復有李齊古表行書亦佳同刻諸臣名字不草草至如行押數十字尤豪爽可喜乃知前代帝王留心翰

墨如此石墨鐫華

孝經前第二行題曰御製序并注及書其下小字曰皇太子臣亨奉勅題額後有天寶四載九月一日李齊古表及元宗御批三十八字其下有晉國公臣林甫等四十五人姓名惟林甫以左僕射不書姓舊唐書王晙傳載李絳疏云左右僕射師長庶僚開元中名之宰相表狀之中不署其姓宋周必大二老堂雜志曰祖宗朝宰相官至僕射敕後乃不書姓他相階官自吏部尚書而下皆書姓中間人名下攙入丁酉歲八月廿六日紀九字是後人所添是歲乙酉非丁酉也又末二人官銜下不書臣亦可疑金石文字記

元宗御製孝經頌并注皇太子亨篆額今在西安府
學墨洞內作大亭以覆之下作石臺高五尺餘琢鬼
工猙獰拏扶狀上琢石蓋爲龍螭拏攫狀皆極精緻
中石四面皆廣五尺高九尺餘束以巨鐵上下通計
高二丈四面遍書小注分爲兩行石瑩潤如玉照人
鬚眉朗若明鏡鑿刻精工爲最殊觀來齋金石刻考略

明皇序文云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
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案陸德明
孝經音義有孔安國鄭康成王肅韋昭劉邵而無虞
翻劉炫陸澄譏康成而劉炫之爲注是明皇不宗鄭

學者矣唐書藝文志有今上孝經制旨一卷應即是
書關中金石記
按元宗御注孝經刻於天寶四載其篆額題曰孝
經臺蓋當時勅建石臺刊刻御書故世謂之石臺
孝經今注疏本前有成都府學生鄉貢傳注奉右
序稱有唐之初傳行者惟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
注至元宗乃於先儒注中採摭精英芟去煩辭撮
其義理允當者用爲注解至天寶二年注成頒行
天下仍自八分御札勒於石即今京兆石臺孝經
者是也唐會要載開元十年六月上注孝經頒天

下及國子學邢昺疏亦云開元十年御製經序并注天寶二年五月上重注亦頒天下又云天寶五載詔孝經書疏雖粗發明未能該備今更敷暢以廣闕文令集賢院寫頒中外是孝經注疏皆經重修注修於天寶二年疏則修於五載此碑李齊古表題四載九月是重注之後又隔兩年乃謀刊石其修疏寫頒之事又在一年後矣元宗本紀天寶三載十月詔天下家藏孝經一本則在刻石前一年故唐六典稱教授諸生之經孝經用開元御注舊令用孔鄭兩家蓋自重注頒行立石國學之後諸生始能遵奉新

令也舊唐書經籍志及崇文總目並云元宗孝經
注一卷而金石錄作明皇注四卷陳振孫直齋書
錄解題亦稱家有此刻爲四大軸以爲書閣之鎮
則又指此碑四面環刻裱本每面爲一卷也碑字
肥瘦得中運筆與紀太山銘約略相似其大小視
太山銘才五之一注則又較經文四之一耳所背
序目經注以監本校之經文異者四字少者一字
孝治章祭則鬼享之開成石經與此同監本享作
享案釋文此字音許丈反明唐本作享若作享字
何必用音乎今本釋文刻作享誤後喪親章以鬼

享之作亨亦音許丈反可證也監本喪親章亦誤作享石經並作享此章注中助其祭享沒享其祭享安沒享及後感應章享于克誠四字監本並誤廣要道章敬一人而千萬人悅監本而作則石經及日本國鄭注本並與此同諫爭章雖無道不失天下監本失下有其字案釋文云不失天下本或作不失其天下其衍字耳是定本無其字故石經亦作不失天下喪親章此哀慼之情也釋文石經並與此同監本慼不从心與下文兩慼字歧出誤皆當以碑爲正注文不同者諸侯章言富貴長在其身監本長作常三才章人之恒德監本恒作常五刑章

臣所稟命也監本所作之感應章君讌族人監本讌作燕此數字雖無確證然義尚得兩通至如序云皆糟粕之餘監本作糟粩誤案疏引釋名酒滓曰糟浮米曰粕以解二字之義是本作糟粕石經與此同庶有補將來監本補下衍於字石經與此同開宗明義章注言先代聖德之主監本主作王誤後孝治章言先代聖明之主主尚接之以禮兩字並同庶人章注秋收冬藏監本收作歛案釋文收如字又手又反歛力儉反是定本作收孝治章注夫然者然上孝理皆得懽心監本脫上然字諫爭章監本爭作諍沿釋文

之誤案經文爭字凡八見皆不从言此題不應獨書作諍亦當以碑爲正也又有碑文誤刻而監本足據者聖治章注參問明王孝理以致和平碑書問作聞言親愛之心碑書心作也感應章注則神感至誠碑書誠作誠案疏云誠和也書曰至誠感神據此則神感至和當爲至誠今定本作至誠字之誤凡此之類當由信筆偶譌未及勘對輒勒於石不得以之校經者也經文盡後空一行上截刻李齊古上表三百餘字端楷細書石壘鐫華以爲行書者非是下截李林甫等四十五人題名疑皆

當時從事刻石諸臣林甫而外兩唐書有傳者陳希烈孫逖韋斌附安石傳席豫陸景融附元方傳韋陟斌之兄亦附安石傳張均附說傳凡八人遡之官兵部尚書封渭源縣公而傳但云刑部尚書清和縣公席豫封襄陽縣男而傳作縣子韋涉彭城郡公韋斌平樂縣公傳皆不載賴有碑以補史之缺也達奚珣嘗爲顏允南爲左補闕見顏氏家廟碑今河南濟源縣有游濟瀆記并碑陰序一篇刻於天寶六載皆珣所作署銜吏部侍郎此碑題中大夫行禮部侍郎蓋由禮部遷吏部也韋騰題名之下忽書丁酉歲八

月廿六日紀九字攷開天以下至肅宗至德二年方是丁酉是時喪亂之後天下甫定不聞別有刻碑太學之事況所紀諸臣歷官皆在天寶初載與史多合其非至德丁酉可知顧亭林謂此條後人攙入因是歲乙酉譌爲丁酉并疑解休一王思恭二人不書臣字然驗碑文所題諸臣銜名前後筆迹多同惟林甫適之二人其字稍大餘皆相等斷非兩手所書而自騰以下二十餘人皆無史傳可徵疑事毋質槩亦未敢遽斷也

又按書錄解題云明皇孝經注唐志作孝經制旨

攷新書藝文志今上孝經制旨一卷注元宗二字下又載元行冲御注孝經疏二卷然則注與制旨各自爲書猶隋書經籍志既載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又有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也邢昺疏於庶人章引制旨曰嗟乎孝之爲大若天之不可逃也云云聖治章引制旨曰夫人倫正性在口口之中云云其語甚詳陳直齋未見制旨則宋時其書已佚然邢氏之疏大半藍本元疏此二條必因行冲之舊行冲援疏時旁引制旨以申御注尤非一書之證經義攷及關中金石記並沿直齋之誤附辨

於此

趙思廉墓誌

銘高廣各二尺七寸二十五行行二十八字正書

大唐故監察御史荊州大都督府法曹參軍趙府君墓誌銘并序

公諱思廉字思廉天水人其先秦之祖也同源分流實掌天騶封周仕晉繼爲國卿漢魏已來世濟厥美

高祖脩演魏司徒府長史淸水郡守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　曾祖士季周秦王府司錄亳州總管府司馬臨安郡太守儀同三司　祖搆隋

秀才侍御史民部郎中毛州刺史父素隋孝廉丹陽郡書佐
皇舒州司馬三朝積慶四葉重光門連岳牧家襲孝秀
相府類能儀同踵武於三揖禮闈尙德柱史騰芳於一
臺三條畢而百度可見以驃騎之博物洽聞以陸安之
出入濟理以毛州之黼黻高選以司馬之優遊上列典
禮崇而勳業籍甚矣　公之少也婉以從令敏而好
學其壯也屹有秀氣恬無流心弱冠明經登甲科解褐
鄭之滎陽主簿換益之雙流稍河南府登封尉再栖枳
棘徒仰龍阿之鋒一踐神仙果聞鷹隼之擊能事備矣
朝廷題之　天子聞而嘉咨曰爵以馭賢不可改已

拜監察御史鐵冠不雜石室高標綏步立朝而人皆斂
手向風矣口犯法當訊執事者上下其手　公匪石
難奪直繩不撓推事忤旨左授荆府法曹得寵若驚失
職無慍荆山南峙出毀匱而方遥漢水東流逢逝川而
靡及大足元年八月十二日寢疾終於南陽之旅舍春
秋六十有六夫人博陵崔氏齊姜之著姓也壼室聞詩
闕門習禮梧桐半在稍虔林下之風寶劒雙飛空挹延
中之露以天寶四載十月乙酉朔十三日丁酉合塟于
萬安山陽蓋周公已來卽遠事終之逹禮也二子悅坦
之悅歛歷監察御史江陵安邑二縣令敦惠文斂一時

之良美玉有籍逋城未得明鏡無塵衆聯皆見日坐事
長吏被出非其罪也坦之濟陽尉敬友恭順一口口龍
期逝德於終天顧託文於貞石銘曰
口口之功宣孟之忠盛德百代聿生　我公辭金
繼美斤玉斯崇黃口口物朱絲直躬作椽何所投珠漢
東晨裝戒路暝燭隨風南陽地遠闕塞口中孤魂久客
雙穴來同冉冉人世蒼蒼旻穹殁而不朽大夜何窮
墓誌裴濆本不列書撰人名文云公諱思廉字思廉
天水人高祖修演曾祖士季周秦王府司錄祖擣父
素按周書秦王贄字乾信初封秦國公建德三年進

爵為王故開府置官屬有司錄之佐也思謙弱冠明
經登甲科解褐鄭之滎陽主簿換益之雙流稍遷河
南府登封尉拜監察御史推事忤旨左授荊府法曹
大足元年八月十二日寢疾終於南陽之旅舍春秋
六十有六夫人博陵崔氏以天寶四載十月十三日
合塟萬安山陽二子悅歷監察御史江陵安邑二縣
令坦之淯陽尉思謙家世事跡略可附見如是其荊
府法曹者高祖子荊王元景也思謙少以明經登甲
第攷新唐書選舉志明經亦為四等叅承前文試秀
才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之目不數所謂甲乙也杜

氏通典按令文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爲四等進士與明法同爲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雖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來明經惟有丙丁第進士惟乙科而已于證之誌文思廉既卒於大足元年春秋六十有六其生實當貞觀十年丙申弱冠明經中第亦在永徽末顯慶初矣何云武德以來明經無甲科也杜氏亦聚之未審矣長堂金石跋

淨藏禪師身塔銘

石高廣俱二尺四寸六分二十二行行二十一字行書在登封縣會善寺

嵩山□□□故大德淨藏禪師身塔銘并序

大師諱藏俗姓儀濟陰郡人也十九出家六載持誦金剛般若楞伽思益等經寫瓶貫綖諷味精純來至嵩岳遇安大師親承諮問十有餘年大師化後遂往韶郡詣能和上諮元問道言下流涕遂至荆南尋覩大師親承五載能遂印可付法傳燈指而北歸至大雄山玉像蘭若一從栖寓三十餘周名聞四流衆所知識復至嵩南會善西塔安禪師院覩茲靈跡實可奇耳遂於茲住闕乎聖典乃造寫藏經五千餘卷師乃如如生象定卒烈跡可察信忍宗旨密傳七祖流通起自中岳師亦心苞萬有慧照五明爲法侶律衆作禪門龜鏡於是化流河

洛巖積歲辰不憚劬勞成崇聖教春秋七十有二夏三
十八臘無疾示疾現息禪堂端坐往生歸乎寂滅即以
其歲天寶五載歲次丙丁十月廿六日午時奄將神謝
門人慧雲智祥法俗弟子等莫不攀膺教慕奢花雨淚
哀戀摧慟良可悲哉敬重師恩勒銘建塔舉高四丈給
砌一層念多寶之全身想釋迦之半座標心孝道以偈
而宣
猗歟高僧嵩巖劫增心星聚照智月清昇坐功深遠靈
迹時徵身惟上德成茲法興其一五法三性八万四千帝
京河洛流化通宣不憚劬勞三五載開造寫三藏頓悟

四禪其二三摩鉢底定力孤堅悲通法界慈洽人天法身圓淨無言可詮門人至孝建塔靈山其三

碑云大師諱藏俗姓儀濟陰郡人儀字未詳當爲郝異文又云攀暮教緣者花雨淚暮則慕之誤者花三字未詳也又偈云無言可詮當以爲聆字玉篇聆力丁切銜也非此義廣韻詅詅音相次庶幾近之中州金石記

按中州金石記謂俗姓儀儀字未詳當爲郝異文今詳玩字形當是伐字廣韻伐將壽切邑名又姓也又偈云無言可詅當爲聆字按偈語用先韻此

佺字乃詮字也與上文堅天叶碑書全字亦作全其形似令耳碑紀其寂滅曰天寶五載歲次丙丁十月廿六日午時天寶五載是丙戌云丙丁者誤也又丙字不避諱作景出自方外不足較其云午時紀卒日而書時始見于此

竇居士碑

碑高七尺五寸廣四尺一寸二十七行行五十五字正書額失搨

唐故逸人竇居士神道碑并序

北海郡太守李邕撰

河南府□陽縣進士段淸雲書

觀夫道義重者則土苶寵祿□氣廣者則湫陋山林是以混然□人□在於蕉□□然□事不入於市朝其服也鄉其行也獨介如□石□□□蘭所以名與風翔業與時並□稱君子詩曰碩人其在玆也居士諱天生字自然扶風人也其先出自夏后少康之□□晉大夫□□□□□□漢丞相演班固之書豈徒保□河而累業祚土境北朔而千載銘山因□祭□今爲京兆人矣曾祖居士諱□祖居士諱希求考居士諱□□□幽抱虛壑閑卧深林黃卷晨開素琴夕引臨沼而下覩天鏡仰山而高詠雲莊雖跡在人間而志逸區外居士幼而神

秀長而恬和習志□□□人育沉真於後□高尚之桂□易衣冠其凝神也氣細於虛其□節也冰寒於水則知瓊林玉樹迴出塵容□□蓬瀛遙登仙子是以好□□□名流重真背郊塵變輿馬或靈藥一器或□酒一壺接道□於野庭申□□於□座曷云招隱聊且懷人至若賦詩□言比物□意恥默□□□遙昇天莫知會深但仰霽妙時有流俗親懿勸誘浮榮論葉縣於漢仙比漆□於宋傲南郭槁木東方耀星出處有以□名言論有以執□□□蕪沒三徑淪滑百齡而以飛遯居貞辭□鈧□□夫五辟未就六□不行披胥褐以□□冠

雲晁以□□非所取也居士乃軒辭解謝□□□□太
息而言曰僕聞子面吾面羣尤不同以馬視馬亦旣有
異矧尓攺父之道則死孝曷申爲身之謀則生慮曷保
□堯舜在上巢由在下□□□國則如此以家又如彼
自可亦□元覽悠悠素投投緡淸流隱几盤石豈不泰
歟議者以爲風神聚人文史滿腹□聲大谷絕跡幽巖
□□□□□有膏者不煎有爪者不搏才不同也
□何爲乎居士厲辭曰且駢指者疾多言者窮意者□
欲□無爲□□道身貴寶貝所以食□□□□寵珠蓋所
以却吾粒豈徒弄抗蓬蹊蓾苦買山以遊沽名而隱者

也□後□薄富軸曾□閉關微亦松不追匪黃庭不誦
聊以卒歲式用□□□呼鶴矯神遷蟬蛻形解雖人事
似促而仙路實遐以長安二年正月十三日□□化於
□□時春秋六十夫人沛郡太夫人朱氏性與□□□
□□親姑則輔德從夫終則擇隣翼子光啓釋教休有
禮防傳繫肘之方得觀碁之樂享年八十有六以開元
十□年三月七日示滅於京□□□以其年十月十六
日合葬於五巂原禮也長子處賓才與命違壽惟神□
丹穴之色□變鳳毛青田之姿□□□□悲人代高
步仙遊□□□賓早慕青神久承靈覽□玉帛之樂事

□詩禮之雅□人求我知我弃人欲貂蟬莫曜荊菊是
睿季子正議大夫行內侍上柱國元禮多□□全節
冠時以孝則忠曰慈故勇西南護塞設五□以□謀東
北□戎猴一皷而包敵由是昭宣豹略作爲虎臣歸西
戎之數□□□□之□□□兇以少謀勝取多歐脫連
頭而受誅穹廬屈膝而請命燕山之石楊先祖之刻銘
屬國之官吠□來之繫頸□□□迫公事違匪□心不
□□□松楸身廬塋隴猶且匍匐泣血擗踴摧心□天
地以昭親表山河而刻石其詞曰
一門養素兮四葉探幽道士軒蓋兮合鼻靈仙凝神□

谷兮洗耳寒泉笙歌蕭□兮□鶴翩翩揮手□□兮長
歌紫□□□□日兮邀杜□□□勿求之兮吾將惜焉
有美歟後兮是稱其賢□名　□主兮宣力三邊
孝家忠　國兮揚親□　天□□行□
兮性□□□倬彼石表兮永矣松阡
天寶六載歲次丁亥二月□未朔八日□寅嗣子上
柱國恩賓季子梨園教坊使　制新加銀青光祿
大夫行內侍省內侍上柱國元□
其碑傾覆承事郎奉元路涇陽縣尹兼管本縣諸軍
奥魯勸農事姚逵禮雅飭爲重立時　大元後至元

六年歲次庚辰四月癸未朔二十七日

右逸人竇居士神道碑李邕撰段清雲書案唐書本紀天寶六載正月辛巳殺北海郡太守李邕此碑立於是年二月則在邕歿之後當時邕有重名而死又非其罪故身歿而文猶見刻古人之重文行不重勢利如此居士之季子元禮官梨園教坊使行內侍省內侍而碑文多述其戰功蓋以宦官董軍如楊思勗之類碑文稱元禮正議大夫後魏制新加銀青光祿大夫蓋由正四品上轉正三品下也柳子厚述唐時葬令云凡五品以上爲碑龜趺螭首降五品爲碣方

趺圓首居士無位而立碑於法爲僭特以其子方爲
內侍故當時不以爲非雖以李北海之强直且爲製
文它人固無論矣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周夫人墓誌

石高九寸八分廣九寸九分十七行行十七字正書

唐故義興周夫人墓誌銘并序

夫人義興人也漢氣將軍勃之苗裔晉輔國大將軍處之孫　皇明選之女姻不失娺晉以疋秦邈爲太原王府君靜信之妻昔五典克從三台樹位漢朝之任太尉司空此皆府君之遠祖也　夫人四德可則九族

從風齊眉之敬無虧如賓之儀有越奉佐君子何憚蒿藜自巹移天久歷星歲期百齡之有永胡一極之偕凶天道者何仁罔斯在嗚呼哀哉藥餌無救遂終於延康之私弟時春秋六十有五孤嗣號絕猶子悲酸以茲吉

赴杜城東郊之禮也况丹旌晝翻素幕雲張痛寒風之蕭瑟悲夜月之蒼茫岳也匪才忝為叙述詞曰

昔聞天道　仁罔不遂　彼蒼如何　降禍斯至　嗚呼哀哉　嗚呼哀哉　黃泉已掩　白日寧開　痛孤嗣之號絕　傷行路之徘徊

天寶六載十月廿日葬

誌後云以茲吉晨赴杜城東郊之禮也余初疑句有脫字及觀大歷開光祿卿王訓墓誌亦云遷厝萬年縣滻川鄉滻川原之禮也則當時自有此文法志不知何人作但有岳也既才忝爲叙述之語岳則其名也而不著姓銘亦甚率略此石舊在長安農家舉中丞云近爲山西汾陽某氏攜去今此搨本模糊者僅三字不知是元刻抑翻本也 抱經堂文集

遊濟瀆記

石高五尺七寸廣二尺七寸五分計十五行行三十字隸書在濟源縣

遊濟瀆記

吏部侍郎達奚珣文

右監門衛兵曹參軍薛希昌書

鄴縣西北數十里清水出焉稽乎舊章可得而道自河浮絲甲帝命鑿夷疏瀹滄而正乾綱鏟林嶽而通委輸所謂四瀆資我而成彼弍川者或在幽僻遠而見奇伊何足貴豈與夫體清浮之氣據函夏之中平地開源界岺正絲表裏皆浮似若非深舟機既加乃知無底沖和自挹斯君子之量歟從此而東截河道汶不以險阻口其勢不以清濁汩其流終能獨遊長波滔滔入海沉潛剛克斯君子之最歟意者洞幽明貫天壤包荒萬類出

入無間形與化遊復歸於道不然何其異也雖金火更
作變通殊制而浮沉之事亦無捨觭　國家南正司
天北正司地以爲百神授職則陰陽無錯繆之災羣望
聿脩水土得平均之序欽者稽古道豈虛行閟宮有侐
象設如在撓目一望森森動人覺毛髮之間風飈四起
然後以諸侯之禮禮而禳之至於下人日用蘋藻吉凶
悔吝則以情言且神道無方豈存於此而物類相名或
有憑焉歷涵淯通動植滋液高樹直上百尺無枝虛壑
下清四時壹色意隔人世空聞鳥聲陽崖先春草心方
變陂岸猶冷杏生未穠紅晶落而天下陰青靄凝而衆

山暮留賞無厭歸情坐忘中途載懷歷歷在眼庶託豪翰光昭厥美云

濟瀆在今河南濟源縣西三里歲癸酉仲冬予亦嘗獲遊瀆有祠以祀大濟之神其殿北復有北海神殿北海之前有池周七百步其西一池周與之等而中通焉即濟水所聚蓋其源自王屋山天壇之巔伏流百里至此復見東南合流至溫縣虢公臺入於河禹貢所謂導沇水東流爲濟是也東池俗傳聞能出物以應人之求然率始於三月至四月望而止餘月則否蓋春夏之交泉脈騰沸而濟尤勁故物隨沸而

上人或不取須臾復沉寺之遊也然禱于神願出物以彰靈異道士云隆寒水泉不動物不能上寺笑曰豈有靈神而畏寒者乎爾姑為我禱久之物竟不出道士之言始信而世俗所云皆誕妄也金薤琳琅

文甚似六朝字亦唐隸之至工者與都穆金薤琳琅對校有云不以險阻斮其勢都穆不識斮字而云闕一字今此字甚完好說文斮斷也从斤斷艸譚長說斮籀文折从艸在仌中仌寒故折足証唐人猶能用古字都穆又誤以郫縣西北數十里為南北遠而見奇為貌奇四時壹色為一色㪅岸猶冷為危岸然託

豪翰爲庶記頼有原刻証之中州金石記

碑拓本假之少山已裁裱成帙不見年代惟逵奚珣題署吏部侍郎賀之通鑑珣爲河南尹降祿山在天寶十四載其爲侍郎未知于何時也記文殊庸猥不足錄姑以珣始知策祿山異謀而繼乃以身奉之其爲鄙夫患失已發于文如此故爲略存其跡以見士之貳行可醜也授堂金石跋

宴濟瀆序

石高廣尺寸與前同十五行行三十二字隸書刻在前碑之陰

宴濟瀆序

吏部侍郎達奚珣詞

右監門衛兵曹參軍薛希昌書

新安主簿蕭侯知名之士也自所市私第屈多散逸不遠伊爾薄遊于畿濟源宰寇公此侯之舊也乃昌言曰弊邑褊小何以娛賓是用戒肥遊選休暇總轡出郭頓夫濟瀆焉昔陶唐宅天洪水方割夏后敷土沉災克清瀆之稱位斯焉肇起夫其含靈厚載託勝中州初若爭雄截黃河而徑渡汰而有禮揖滄海以朝宗均禋典於通侯蓋取諸此然後命舟子為水嬉垂安流窺洞穴煙華釣浦彩澈金潭表裏皆明下觀鱗石風雨時霽遊映

雲山荷芰香而酒氣添濃洲渚隱而榜歌鬬曲船移鳥下岸靜蟬鳴沿流溯洄坐得桃源之趣矣况時當大夏氣惟溽暑沸海鑠陵流金爍石獨有兹地勢隔人寰高樹森沉窅若無日脩竹陰映蕭然納淸併個久之體靜心愜忠壯士以翫景與諸公爲窮年不覺晴雲向山涼露將夕對歸騎而將散負幽情而更多如何誌之詩可以興

濟瀆記後叙善利物者曰水水之尊者曰瀆瀆有三而濟居其壹焉道源數畝而深無底細流數里而能截河信造化之奇功者也天官小宰逢英公智乃周

物德惟上耆昔遊于玆嘗志其事琚忝尉此邑恐墜斯文爰命攻金刻諸樂石庶將來之不朽也有唐天寶六載冬十二月己未朝議郎行濟源縣尉鄭琚建

朱長文墨池編有此碑其文與字甚工金薤琳琅所未載但得其碑陰之遊記而已濟瀆在縣西三里有池周七百步其西一池周與之等而中通焉即濟水所聚其源自王屋天壇山顛伏流百里至此復見東南合流至溫縣入河禹貢云導沇水東流爲濟北山經王屋之山𤃩水出焉而西北流注於泰澤地里志兖作沇水經注𤃩作聯此濟瀆實當名沇水至溫縣

入河乃名爲濟字當作泲後人于此呼之甚乖經典矣中州金石記

按此碑兩面刻陰面刻遊濟瀆記陽面刻宴濟瀆序皆達奚珦撰薛希昌書無年月後序爲鄭琚撰題天寶六載冬十二月己未玩前篇記云暘浦先春草心方變皴岸猶冷苔生未穊是冬春之交景象後篇序云荷芰香而酒氣添濃洲渚隱而榜歌悶曲時當大夏氣惟溽暑獨有茲地勢隔人寰是盛夏景象耆非一時之事鄭琚後序云達奚公昔遊於茲嘗誌其事旣云昔遊是在天寶六載以前

不知何年也然据前記又有云國家百神授職羣望聿修賜官有佩象設如在以諸侯之禮禮而饗之是濟源初建濟瀆廟之語文獻通考載武德貞觀之制北海及北瀆大濟祭於洺州元宗天寶六載詔封濟瀆爲清源公据張洗撰濟瀆廟北海壇新置祭器銘碑文云有唐六葉海內晏然封茲瀆爲清源公建祀於泉之初源也則濟源之立廟建祀當卽在天寶六載然則逵奚珣遊於春初宴於夏日而鄭琚立碑乃在隆冬似同屬天寶六載一年之事矣逵奚珣兩唐書無傳其仕履略見石臺

孝經跋中書者薛希昌亦無傳可攷遊濟瀆記文云軹縣西北數十里濟水出焉稽乎書章可得而道又云從此而東截河通汶不以險阻口其勢不以淸濁汨其流終能獨達長波滔滔入海宴濟瀆序云初若爭雄截黃河而徑渡去而有歷揖滄海以朝宗凡此皆謂濟旣截河復獨流入海也然古今水道情形不同而辨濟水源流諸說亦不一胡渭禹貢錐指趙一淸水經注釋皆彙衆說而詳攷之今節錄於此禹貢錐指曰禹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傳曰泉源爲沇流去爲濟在溫西北平地

正義曰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見今濟水所出在溫之西北七十餘里滑按漢垣縣故城在今山西平陽府垣曲縣西四十里溫縣故城在今河南懷慶府溫縣西南武德故城在今武陟縣東黃河在縣南與開封府河陰縣分水又水經云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沇水滑按王屋山在今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八十里濟源本漢軹縣屬河內郡隋改置濟源縣縣西有王屋故城後周所置本垣縣地元和志云王屋山在王屋縣北十五里元省入濟源縣

故濟源有王屋山西南接垣曲縣界垣曲故垣縣
也水經注云山海經曰王屋之山𣶒水出焉西北
流注于泰澤郭景純云𣶒沇聲相近卽沇水也風
俗通曰濟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廟在東郡臨邑
縣今按二濟同名所出不同鄉源亦別斯乃應氏
之非矣水經注釋曰一清按漢書地理志河東郡
垣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其前載禹貢
導沇水文俱作泲字又常山郡房子縣贊皇山石
濟水所出說文云泲沇也東入海又云濟水出常
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泜漢人學有師承孟堅地志

叔重說文尤精覈謹嚴千古取證應仲瑗始誤以
出常山之濟爲四瀆之泲善長非之是矣而猶云
二濟同名者何也徐鍇說文繫傳通釋云漢書房
子縣贊皇山濟水所出東至廮陶入泜此非四瀆
之濟四瀆之濟古皆作泲今人多亂之又云泲水
今多作濟故與常山濟水相亂此則四瀆之泲楚
金辨泲濟二字可謂了了足以證明孟堅而羽翼
叔重然不云常山石濟而單云常山濟水猶有所
蔽乃元吳澄書纂言云導水章所叙冀州之濟兖
州之濟實一水也濟泲二字通用說文因二字而

以北濟南濟爲二水非也今說文具在何嘗有南濟北濟之分乎徐堅初學記云二濟既南北異岸相去亦踰千里别白如此不似草廬之淆亂也禹貢錐指經云溢爲滎傳云濟水入河並流數十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正義云此皆目驗所說也濟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淸故可知也渭按成皋有大伾山在今開封府鄭州汜水縣西一里水經注云晉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鬬南泆爲滎澤又云大伾在河內脩武武德之界濟沇之

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山東至河陰縣四十一里又東至滎澤縣西北之敖倉十、餘里道計得五十餘里故傳約言之曰河濟並流數十里又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也然傳言濟與河並流始在北繼截河而南則似兩人同行街北一人忽截街而南別與人同行數里乃獨抵所欲詣處人之行路固有然者水則安能且河大而濟小濟既入河河挾以俱東濟性雖勁疾恐亦不能於大河之中曲折自如若此也滎陽石門水首受河處水經直謂之濟水京相璠名爲出河之濟酈道元云濟水

分河東南流皆不以清濁爲言謂濟與河亂南出
還淸自潁達始後之好事者從而附會言曾有人
伏水底見渾河中淸流一道直貫之者乃濟也世
遂有濁河淸濟之圖林少潁云濟淸而河濁濟少
而河多以淸之少者會濁之多者不數步間則淸
者皆化而爲濁矣旣合流數十里安能自别其淸
者以澄爲滎乎林氏此言能窮物理而不惑者也
蔡傳云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
流注顯伏此說似勝于孔然沇水至溫潛滸而不
流故知其穴地而入此地上之事目所共見者河

中之事誰則知之豈眞有伏水底者見淸流一道

穴地而入出而言之邪水經注釋酈道元曰濟水

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

尋梁脈水不與昔同一淸按通典曰水經所作疏

爲詭誕全無憑據按後漢郡國志濟水王莽末因

旱渠塞不復截河南過旣順帝時所撰都不詳悉

其餘可知景純注解又甚疎略又曰按後漢郡國

志曰因王莽末旱此渠枯竭濟但入河而已不復

截流而南水經是和帝以後所撰乃云南過滎陽

封邱冤句乘氏等縣並今縣地一依尙書禹貢舊

道斯不詳之甚酈道元又從而注之其所纂序及注解並大紕繆一濟按杜氏兩言濟水水經及注之失一在雍州風俗下一在豫州河南府濟源縣下然以經爲和帝後所撰又云順帝時撰注則云景純又云道元何無定見也禹貢錐指解之曰河北之濟因旱而枯旱止則復出河南之濟爲漏河所侵空竇盡窒河去不復能上涌故遂絕自東漢以迄唐初凡行濟瀆者皆河水也而猶目之曰濟是鵲巢而鳩居虛名而圖實也故杜氏力詆水經以爲不可信然棄濟故道猶可因是而得其十之

北入則此書不爲無補焉黃文叔云濟水雖絕其瀆猶在雖中閒經穿鑿變易或斷或續然水之附入于其瀆者猶可尋求緝之以存禹迹非無理也斯言蓋得其平又曰濟瀆之水自周以來凡數變初爲濟及導滎爲川則滎與濟合爲溝既開滎瀆爲河所亂及滎澤又塞則所行者惟河水矣汴渠不通則鉅野以北所行惟菏汶戴村已築則東河以下所行惟山泉溝澤之水其號爲濟者襲舊名而已水經所敘瀆同而水異水異故李宏憲云河南無濟水瀆同故黃文叔云禹迹賴此而猶存言

非一端各有所當今與人論濟水苟以爲無則羣
指七十二泉大小清河以相難若以爲有則又據
杜佑之說詆水經不當襲舊名爲濟古文尚書疏
證曰濟水當王莽時大旱遂枯絶不復截河南過
者晉初司馬彪之言也雖經枯竭其後水流逕通
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者後魏酈道元之
言也通與據彪之言以折水經余讀郭璞山海經
注言今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東
北至高平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與禹
時濟瀆所經河南之道無異蓋枯而復通者所謂

津渠勢改昔自虢公臺東入河出敖倉之東南今
改流自虢公臺西入河出亦非故處與或禹時濟
未必分南北此則分而爲二爲不同與又濟邱劉
記曰黃子鴻篤信水經注者憶初晤時問曰後漢
志温縣濟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絶是河南無濟
今且千六百七十餘年矣何酈道元言之詳且析
也子鴻曰新莽時雖枯後復見酈氏所謂其後水
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是也祇緣
杜君卿不信水經專憑司馬彪志稱以爲彪不過
記一時之災變耳非謂永不截河南過也君卿云

云遂眞覺河南無濟疑誤到今余曰枯而復通旣聞命矣敢問除酈注外抑别有徵乎子鴻曰未聞余退而考杜預釋例云濟水自滎陽卷縣東逕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平至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郭璞山海經注云今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東北至高平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張湛列子注云濟水出王屋山爲沇水東經温縣爲濟水下入黃河才餘里南渡河爲滎澤又經濟陰等九郡而入海稱此三説以復子鴻喜獲所云聞復難余今不見河南

有濟畢竟復枯于何代余復考得後漢書王景傳濟渠下章懷注云濟水出今洛州濟源縣西北東流經溫縣入河渡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濟齊青等州入海卽此渠也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似不知中有復通之事合以許敬宗對高宗濟水潛流屢絕是自唐以前濟已復枯近至今矣又曰有問濟水枯而復通畢竟在何時予曰考王景傳曰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遂後三十五年汴渠成明帝巡

行下詔曰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邱之北漸就壞
墳此汴壞而濟亦壞汴治而濟亦治之徵也又考
晉書傅祇傳武帝時爲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
後河濟泛濫鄧艾嘗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
是復侵壞祇乃造沈萊堰兗豫無水患郄超傳太
和中桓溫將伐慕容氏引軍自濟入河超諫曰淸
水入河無通運理毛穆之傳溫使穆之鑿鉅野百
餘里引汶會于濟此豈兗枯寂者哉大抵王莽世
天災雖甚然皆不遠而復班注云云蓋以目驗者
言也祇緣司馬彪下語太重若改遂枯絶爲曾枯

絶則妙矣濟邱東樵之言明白如此足以袪君卿之惑其無戾于桑鄺也明矣諸家之辨濟水枯而復通衆說如此若以此碑證之是在唐元宗時濟水尚截河通汶也

金石萃編卷八十七終